

本期关注

家庭教育是儿童社会化最基本的场域。在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颁布实施的背景下,如何提升广大乡村地区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促进乡村地区儿童发展、增强贫困家庭内生能力,从而推动乡村教育振兴,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话题。在5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多位专家为乡村家庭教育赋能建言——

乡村儿童家庭教育亟待关注

本报记者 张惠娟

农村留守儿童的 家庭教育窘境

“为了生计,我和妻子常年在外打工。15年来,没有给大女儿过一次生日……”给女儿过一次生日,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务工人员蓝汉文藏在心里的愿望。

“要是我当了爸爸,我就每天和孩子在家一起吃饭,陪他们一起去爬山”……这是来自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新屋小学一个留守儿童的心里话。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这种生活中的常事,却成为这些留守儿童内心的奢侈。

一边是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外出务工的农村家长,一边是内心对亲情陪伴渴望的留守儿童……这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而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也成为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背景下,社会关切的重要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是家庭教育的重中之重,也可能是难上之难。”在北大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郑新蓉教授用2021年年底民政部系统公布的一组数据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数据显示,“十三五”末期我国有6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其中96%是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看护。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乡镇长所说的这样一段话一直让郑新蓉心情难平:“农民的‘背井离乡’打工富了家庭经济,耽误了农村孩子。不出去吧,立马就穷,人均不到一亩地,饭都吃不上;外出吧,留守儿童大部分在学习和身心健康上放任自流,城里人的素质和农村人的素质差距越来越大……很多孩子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家庭温情。”

因为长期从事民族地区、农村地区教育工作,郑新蓉去过很多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调研,让她心酸的一幕是,“孩子们不谈父母都挺好,一谈父母眼泪汪汪……”在郑新蓉看来,外出务工的父母大多期待用金钱和物质来弥补亲情的缺位,从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衣食父母”。教育的缺失和监管的缺乏,还让留守儿童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高危人群。

“农民工将孩子留在家乡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学校也因此承担着繁重的留守儿童在



学业、行为、健康、安全等方面的多重责任。”郑新蓉介绍,很多农村学校单向度追求升学,忽略全面发展和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且很多教师也比较远离农村生活,成了简单的学校内的陪伴者。在她看来,有限的学校资源,以及乡村活力不足成为留守儿童发展的瓶颈。“如何弥补留守儿童因父母不在身边的情感缺失?如何建立长期且稳定可信赖和支持性的亲密关系,这是我们要面对的课题。”郑新蓉说。

郑新蓉教授的观点亦得到华中师范大学雷万鹏教授的共鸣。20多年来,雷万鹏和团队一直关注乡村教育发展,在全国很多省市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很多留守儿童的祖辈反馈,现在的年轻人只顾生孩子,生完就将孩子交给老人。老人身体不行,在知识、能力方面也跟不上时代,所以很难把孙辈带好。

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也显示:95%的留守儿童主要监护人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监护人平均年龄接近60岁,文化程度70%是小学及以下,而且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半年到一年的比例超过50%,甚至有8.2%的儿童一年内没有见到父母。

基于乡村田野调查的数据结果及我国留守

儿童监护人的实际状况,雷万鹏指出目前乡村儿童的家庭教育面临着“三重弱化”的困境:乡村家长的教育素养相对于城市家长而言是弱化的;乡村地区家校合作也相对弱化;乡村地区提供给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也相对弱化。他期待,未来要进一步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去思考,整合家校社资源,从而帮助乡村儿童家庭教育走出窘境。

赋能乡村儿童家庭教育: 每个人都是行动者

“无论孩子是否在父母身边,农民工家长都渴求获得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而他们获得家庭教育指导的途径除了从同辈和长辈获得经验外,主要以微信和电视为主。”对此,郑新蓉提出一个问题,但是适合农民工父母的家庭教育节目其实非常的少。她呼吁多为农民工家长提供切实便捷有效的家教资源。“比如开发一些中年父母喜欢的、行之有效的家教扑克牌、宣传画、手册甚至是幽默电视剧等,通过专门的广播频道,尽快把健康、快乐、有效的家庭教育内容送到农民家长那里。”郑新蓉还希望政府把农民工家庭教育纳入各级政府、用

人单位培训必修课。在郑新蓉看来,农村家庭教育是家长和社会共同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家庭中的儿童教育及成效不是家庭和父母的私利、私器,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最大的公共物品。

“我们如何让农村儿童的家庭教育更有质量?如何发挥专业的力量帮助农村孩子建立早期高质量的陪伴关系?”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翟理红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她去一所幼儿园,发现游戏活动时间一个孩子独自躲在一个塑料框里,拿着一个纸桶啃来啃去……这一幕引发她的格外关注。进一步了解到,这是个留守儿童,在成长中缺少家庭的温暖,他渴望营造一个自由自在有安全感的空间。于是,老师通过设计专门的游戏,逐步给孩子弥补家庭中的安全感。

为了在指导乡村家庭教育方面发挥专业作用,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还构建了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老师们会下村入户指导家庭教育。他们发现孩子和老人相处过程中有吃有喝,但没有精神上的那一份寄托。翟理红看来,在家庭教育缺失的乡村,学校要和社区一起进行育人,对留守儿童进行弥补性的家庭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他们彼此之间的差距。

“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在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个板块,从自身政策角度来讲可以有可为的空间,不能等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行动者。”雷万鹏也呼吁,对于乡村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诸多空白地带,需要从乡村教师家庭教育素养的培训、健全教师评价机制及构建城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等多方面入手。“期待更多的高校尤其是师范大学,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一起合作研究。”雷万鹏说。

“我们需要用一个村子的力量来养育孩子。”翟理红也建议,一个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的希望,她希望每个人都能站在社会角度一起去努力,为孩子创造童年时期所需的健康、安全的知识系统,呵护幼儿的童年。

“最近有文章提到,受错误家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几千年来勤劳农民子弟如今不再成为劳动者,而是成为简单的消费者和娱乐者。如果不能再自食其力变成啃老族、继承者和福利享受者,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遗憾。”郑新蓉期待农民工子弟传承父辈、祖辈身上那种勤劳坚毅的优秀精神品质,还希望通过教育的扶植和扶志,让留守儿童,留得下出得去,同时还回得来,既能享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还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新闻背景

本报讯(记者张惠娟)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在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当天,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并在此论坛上发起了“乡村儿童家庭教育行动计划(2022-2025)”。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每年国际家庭日(5月15日)所在周为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

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发起了“乡村儿童家庭教育行动计划(2022-2025)”。据介绍,该计划包含“六个一”工程行动目标、四大行动举措、三大重点行动、五大能力保障,意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立足于当前乡村儿童家庭教育困境与需求,通过专家引领、专业研究、专业培训,专项指导探索乡村家庭教育的新路径、新方法,切实增强乡村家庭的内生动力,增强家庭幸福感。具体的行动举措包括:建立北师大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专家委员会、常设“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公益活动、建立家庭教育人才三级梯队培养体系、建设四位一体的家庭教育课程体系等。期待培养一批乡村家庭教育领军人才,打造一批区域家校社协同育人基地,构建家庭教育共同体推动乡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乡村儿童健康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在国家乡村振兴整体战略的引领下,乡村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历史机遇期和新的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在出席论坛时表示,作为全国师范院校的排头兵,北师大在学术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层面将努力为我国乡村家庭教育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贡献“北师大方案”。

北师大发布『乡村儿童家庭教育行动计划』

奋斗者正青春 ——我的大学·寄语青年

(一)

1978年初,我从苏北的一个小镇,来到了苏州,来到了江苏师范学院(后更名为苏州大学)读书。从此,我的生活,我的命运,就与这个城市,这个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读的是政史系,100多人的大班级。同学中许多是老三届的,不仅社会经验丰富,而且知识基础扎实,外语能力卓越,我经常暗自感佩。而我们的老师,大部分也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循循善诱。两代被耽误的师生,一起用心地在教室耕耘,演绎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听同学们谈笑风生,说古论今,我内心深处经常有强烈的自卑感。于是,开始拼命恶补。先是效仿某个伟人,每天清晨在学校的操场长跑10圈左右,回到宿舍冲个冷水澡。神清气爽,然后去教室自习。后来竟然参加了学校的长跑队,尽管成绩平平,但是,耐心与坚韧,从此伴随着我的人生。

中学基本上没有学过外语的我,有一段时间疯狂地学习英语。把薄冰的英语语法书、张道真的教材翻了又翻,读了又读。嫌枯燥,于是找原版书翻译来学习。记得当时翻译了一本《东方故事集》,还兴致勃勃地投稿到出版社。尽管没有出版,但是从此不惧学习外语,后来来到日本学日语,也是如法炮制。

我的同桌刘晓东是一个高干子弟,喜欢读书,经常逃课泡图书馆。他告诉我,读书比听课效率高,而且收获大。我不敢逃课,但是经常读他借来的书,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到《第三帝国的兴亡》;从《林肯传》到《光荣与梦想》。后来自己去图书馆借书,几乎两三天换一批书,与图书馆的老师混得很熟,经常多借几本回去。那是我一生最充实最幸福时光,我不敢说,自己那个时候真正读懂了多少,但是,我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从此养成。

书读多了,就有写作的冲动。记得当时

他,从江苏北走来。大学改变了他的命运,而在大学里痴迷阅读的他,今天以推动阅读为使命。

大学是读书的天堂

全国政协常委 朱永新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苏州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兼职教授。先后曾任苏州市副市长、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曾被评为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2020年荣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首届IBBY-iRead 阅人奖。

许多同学对作业怨声载道,我却并不介意。我把每次的作业作为挑战,力图写成有一定水准的文章。记得有一次拿着一篇关于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与群众共同创造历史的文章,请教吴建国教授。他是我们非常崇敬的老师,是苏联留学回国的哲学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过论文,讲课逻辑严谨、见解深刻。到了他家里,他对文章的结构、内容、文字全面点评,还鼓励了我一番。拿回文章一看,竟然没有片言只语的批注。对老师的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怎样去做学问。

那个时候,有一段为文学疯狂的日子。卢

新华的伤痕小说,点燃了许多大学生的文学梦想。不仅中文系的同学热情高涨,我们文科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如痴如醉。著名作家范小青与我们同在钟楼前的老文科楼学习,那个时候还不认识她,只听说中文系有个才女写小说了。文科楼下经常有他们的作品展示,我们班级的荀德麟也经常与中文系的学生唱和。我也开始大量读文学作品,读中外诗词,也悄悄写了不少诗歌。当然,大部分是不能够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从此,喜欢读诗,喜欢诗与激情的生活。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人生一点点充盈。慢慢地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开始

向往新的生活,思考未来的天空。

(二)

这个时候,学校急需补充教育心理学教师,决定在大三学生中选拔5人送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修班打造。一下子几百名同学报名。我有机会过关斩将,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我也开始从江苏师范学院的学生,成为一名学员的“准教师”。

1980年9月,我有幸来到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学班学习。这是“文革”以后心理学学科首次在该校重新开课,学校派出了最强阵容的师资队伍。其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恩师燕国材先生。燕先生博学多才,在课堂上他倡导“标新立异,自圆其说”的治学方法,激起了我们的创造冲动;他反对“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的心理学教学与研究,主张系统整理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的遗产,并身体力行,出版了《先秦心理学思想研究》等一批专著,引发了我研究中国心理史学的激情。

可以说,我是在燕先生的谆谆教诲与潜移默化影响下,走上中国心理史学的研究道路的。从1982年起,我先后参加了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心理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编写工作,受到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心理史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工作之后先后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心理学史的研究论文,并且出版了《心灵的轨迹——中国心理思想史研究》《心理学人辞典》《刑罚与教化——中国犯罪心理学思想史论》等著作。

在上海师范大学学习期间,同学之间的交流、砥砺也给我很大帮助。来自扬州的袁振国就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同学。记得当时他的一篇关于灵感研究的论文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学报上发表。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于是,有

了我们频繁的讨论和“争吵”,也有了我的商榷文章。而我们的友谊,也就在这讨论和“争吵”中萌芽与成长。

那时,我们一起疯狂地读书、疯狂地写作。我们以两个人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和《南京日报》等报刊开设了专栏,我们在《心理学探新》《苏州大学学报》等刊物联合发表论文,我们的第一本书《心理世界窥探》也由江苏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本书,当时我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为了能够赶上袁振国这位中文系的才子,我也只好在遣词造句上下功夫,精雕细琢,用心打磨。通过一系列“小文章”的撰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很多朋友说喜欢我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时期的训练。

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大学工作后,我们的合作仍然在继续。一方面继续写心理学普及文章,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等领域开拓。我们一起撰写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和著作——《政治心理学》《咨询心理学》《交往的艺术》《男女差异心理学》等等,大部分是国内的首创之作。

后来,袁振国考取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我考取了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再后来,袁振国到教育部工作,我也于2007年来到民进中央工作。虽然现在我们很少像过去一样合作研究新的课题,合作撰写文章,但是一直彼此关注彼此砥砺。

对于我们这代粉碎四人帮后第一届大学生来说,上大学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而在大学形成的阅读、思考、写作习惯,也让我们受益终身。

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屆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中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他希望青少年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确实确实,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活,希望我们年轻的大学生,能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珍惜大学的读书生活,向老师学,向同学学,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成为一个终身的阅读者、学习者。